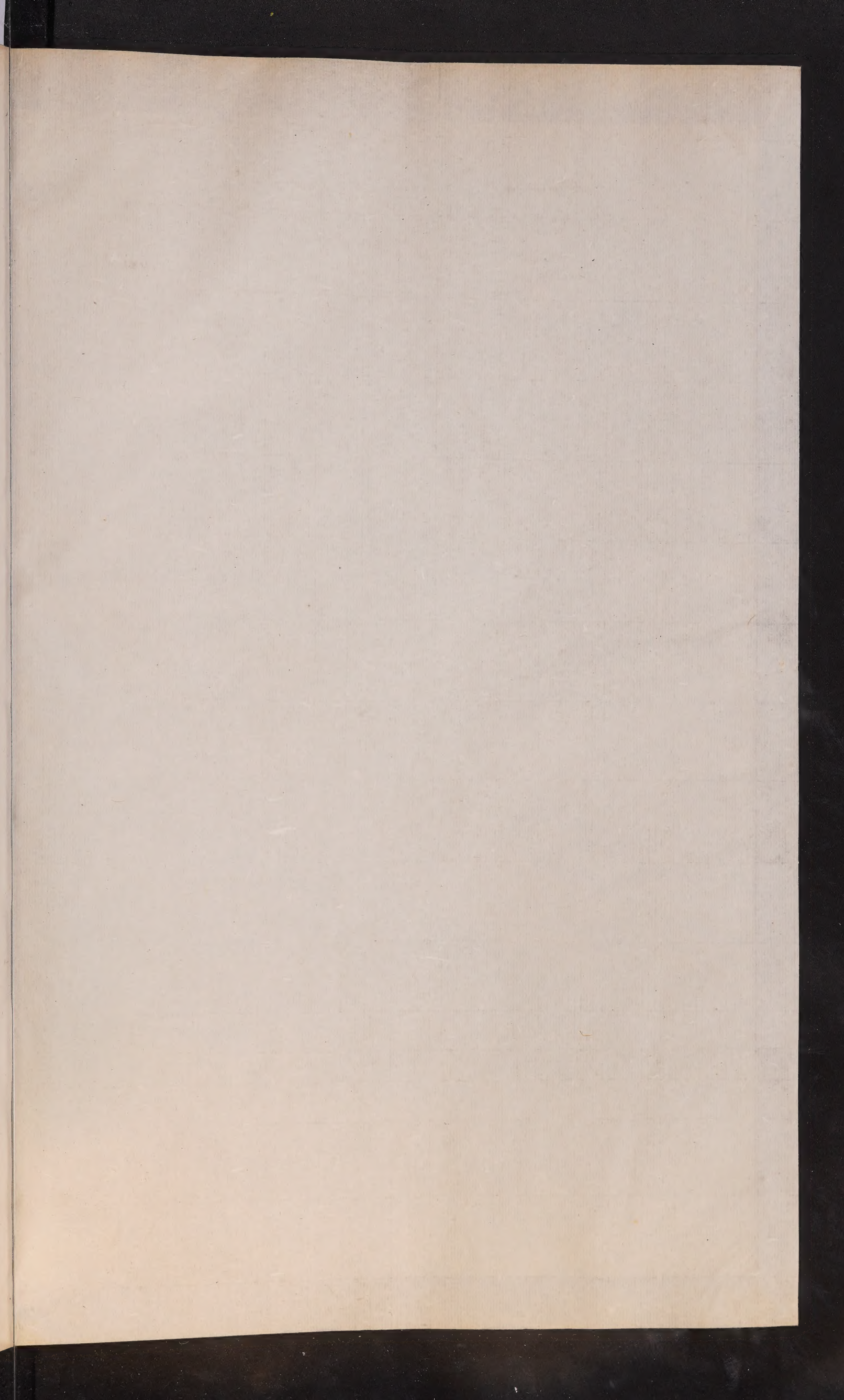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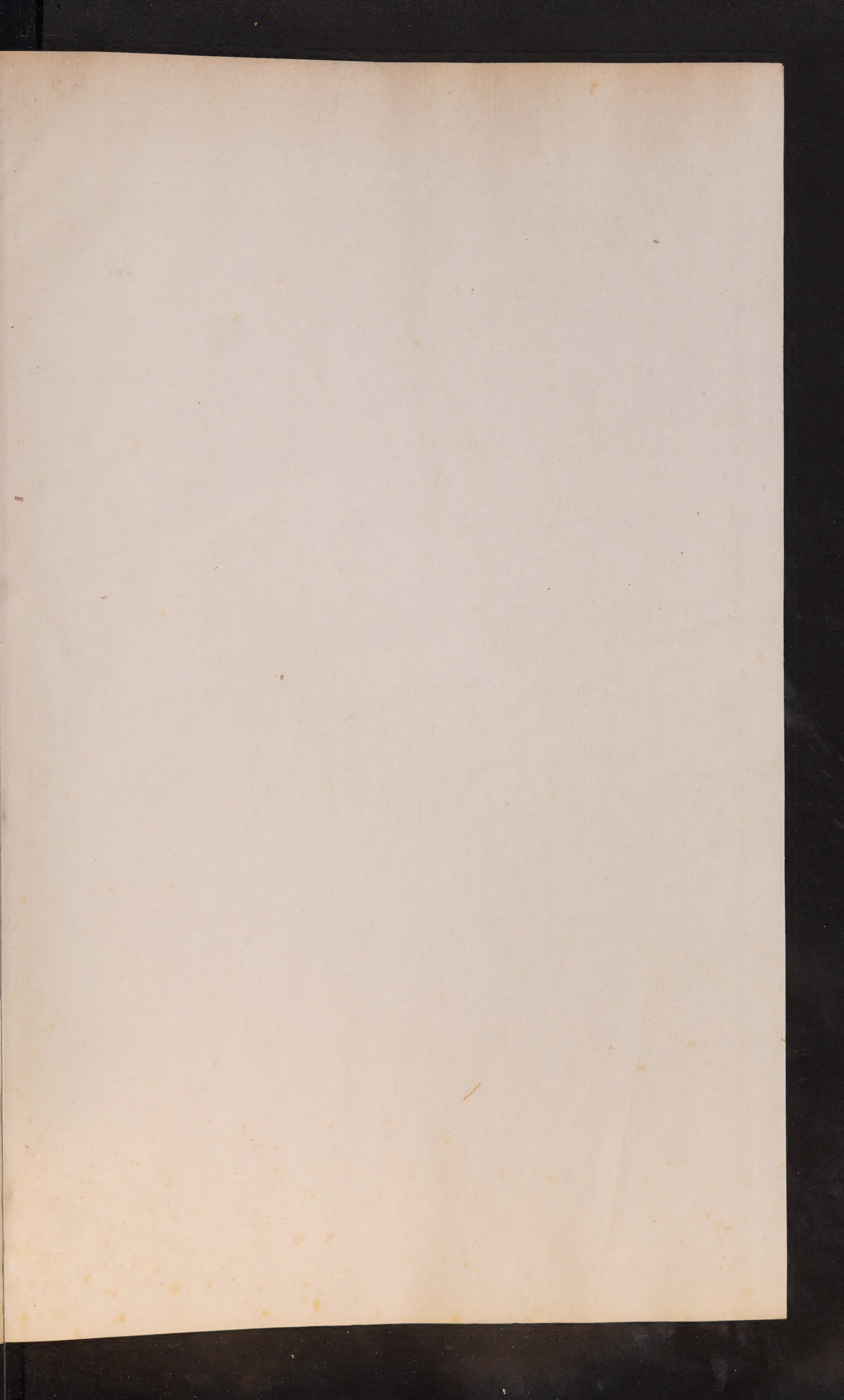






聖學格物通卷之七十一

任相下

○周世宗顯德元年夏四月庚申太師中書令瀛文懿王馮道卒道少以孝謹知名唐莊宗世始貴顯自是累朝不離將相三公三師之位爲人清儉寛弘人莫測其喜慍滑稽多智浮沈取容嘗著長樂老叙自述累朝榮遇之狀時人往往以德量推之

臣若水通曰馮道之失節先儒固已交譏之矣然道之所以處之而不愧人君之所以用之而不疑者蓋由世教衰而學不明是以良

心斲喪天理絶滅禮義廉恥不存上下莫知其非爾然則爲人君者見如是之人宜誅之擯之以爲相臣不忠所事之戒幸勿以爲厚德雅量而相之哉

○顯德四年秋九月中書舍人竇儼上疏以爲爲政之本莫大於擇人擇人之重莫先於宰相自有唐之末輕用名器始爲輔弼即兼三公僕射之官故其未得之也則以趨競爲心旣得之也則以容默爲事但思解密勿之務守崇重之官逍遥林亭保安宗族乞令即日宰相於南宫三品兩省給舍以上各舉所知若陛下素知其賢

自可登庸若其未也且令以本官權知政事朞歲之間察其職業若果能堪稱其官已高則除平章事未高則稍更遷官權知如故若有不稱則罷其政事責其舉者

臣若水通曰宰相係天下之重非得人之難而知人之爲難也使其知之真則如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文王之於太公一旦用之於畎畝板築漁釣之間何有不可若非知之之明則從賓儼之說先以本官權知政事朞歲察其職業之稱乃遷其官否則罷之庶幾爲不失人也然此亦我

祖宗之所已行者惟
聖明圖之
○顯德六年帝嘗問大臣可爲相者於兵部尚書張昭昭薦李濤上愕然曰濤輕薄無大臣體朕問相而卿首薦之何也對曰陛下所責者細行也臣所擧者大節也昔晉高祖之世張彦澤虐殺不辜濤累疏請誅之以爲不殺必爲國患漢隱帝之世濤亦上疏請解先帝兵權夫國家安危未形而能見之此眞宰相器也臣是以薦之
上曰卿言甚善且至公然如濤者終不可置之中書濤喜詼諧不修邊幅與弟澣俱以文學著

名雖甚友愛而多譴浪無長幼體上以是薄之

臣若水通曰張昭之薦李濤曰臣所薦者大節也漢隱帝之世濤上疏請解先帝兵權此真宰相器也夫既請解先帝兵權可謂忠於漢矣而復事周其大節與忠安在也其無忠節於漢安有忠節於周耶大抵五代之臣多忘君事讎以爲常宜其兄弟譴浪習以成風因恬而不知天理滅矣張昭李濤其事相類宜其以此而薦彼也世宗雖善其言而終不取其人意者其在此乎

○宋太宗端拱元年以趙普爲太保兼侍中呂蒙

正同平章事帝欲相呂蒙正以其新進籍趙普舊德爲之表率會普以籍田入朝帝遂留爲太保兼侍中蒙正質厚寬簡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論時政有未允者必固稱其不可帝嘉其無隱故與普俱命普與國元老蒙正以後進歷官一紀進同相位普雅重之

臣若水通曰周官三公官不必備惟其人苟得其人者舊可也新進亦可也苟不得其人不必備亦可也惟其賢而已矣庸知新進與耆舊之人也哉故趙普蒙正之並用亦惟其德爾蒙正故有天下重望普必待普以爲之

重哉史盖誤之矣

○宋神宗元豐八年哲宗即位司馬光自洛入臨夏五月詔求直言光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爲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女子亦知其爲君實也神宗崩光欲入臨避嫌不敢時程顥在洛勸光行乃從之衛士見光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光懼亟還

臣若水通曰孟子云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朝廷建相所以仁天下也苟加之於所非望之人則是亦不仁

天下也必求合天下之望者而後從而與之則與之者非吾與之也天下共與之也非以天下之位與人也是以仁人與天下也光自居洛時天下以爲眞宰相者十五年于茲矣雖田夫野老婦人女子亦知賢之願以爲相信可謂孚天下心而爲天下望矣及爲門下侍郎四海拭目以觀新政自是言路一開新法漸革正人見用生民復蘇天下之望竟不孤也嗚呼人君爲天下求賢相而必得如光者用之庶乎爲天下得人矣爲天下得人者斯可謂之仁矣

○宋理宗端平三年六月葛洪兗召崔與之參知政事不至與之上疏曰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不高而忠實存者次也用人之道無逾于此帝嘉納之

臣若水通曰聖君賢相之治天下無他道在得人而已矣夫治非自治治之者人也亂非自亂亂之者人也故孔子曰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此崔與之所以於理宗之召雖不至而必進君子小人之辨也若與之辨忠實而有才與才不高而忠實爲二等然未有忠實而

不才者也易曰貞固足以幹事大學言無他技而有容漢之周勃重厚少文皆足以當大任者矣與之知理宗不足以有爲至帝親七札而不起真可謂所不召之臣與

○賈誼新書曰大相上承大義而啓治道總百官之要調天之宜正身行廣教化脩禮樂以美風俗兼領而和一之以合治安故天下失宜國家不治則大相之任也

臣若水通曰天下一人而已天子是也天子下一人而已大相是也大相得其人則天地宜國家治大相不得其人則天地失宜國家

喪亂是故大相不可以不擇也爲人君者其
鑑於此哉

○韓愈曰愈聞周公之爲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
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捉其髮當是時天下
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
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
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
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脩理風
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
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
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

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捉髮之勤而止哉維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

臣若水通曰爲相以用人爲務用人以好賢

爲急何者其心好之則不得不急見而用之矣故韓愈稱周公見賢則一飯三吐其哺一沐三捉其髮其急於求賢如此此周公之所以聖而賢才之所以盛治之所以成也歟後之爲君者當求如是好賢之相爲相則天下治矣

○栁宗元梓人傳曰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梓人欵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礱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

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群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

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爲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

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而用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衒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

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

臣若水通曰柳宗元梓人之喻可謂得爲相之體矣書曰昧昧我思之若有一个臣斷斷猗無他技又曰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其得爲相之道乎故爲宮室者規矩繩墨司其用其環立奔左右者司其能其怒而退者司其勸懲其畫宮于堵者司其規模而梓人獨若無所技能焉然其成也獨書其姓字者何

哉大匠不自用其技能而衆工之技能皆其
技能也故爲相者不自任其聰明而天下之
聰明皆其聰明也雖然爲相之體宗元能言
之而爲相之道則宗元未必知也惟知聖學
者知之宗元非其人矣然亦不以人廢言可
也

○宋儒程頤應詔上英宗皇帝書曰夫以海宇之
廣億兆之衆一人不可以獨治必頼輔弼之賢
然後能成天下之務夫圖任之道以愼擇爲本
擇之愼故知之明知之明故信之篤信之篤故
任之專任之專故禮之厚而責之重擇之愼則

必得其賢知之明則仰成而不疑信之篤則人致其誠任之專則得盡其才禮之厚則體貌尊而其勢重責之重則自任切而功有成是故推誠任之待以師傅之禮坐而論道責之以天下治陰陽和故當之者自知禮尊而任專責深而勢重則挺然以天下爲己任故能稱其職也

臣若水通曰程頤言人君之於相知明信篤任專禮厚而責之重皆本於慎擇真知言乎蓋慎擇而知信之則其禮厚責重自有不能已者矣大臣任天下之重其能辭乎故成湯三聘伊尹聿來元聖此伊尹所以任天下之

重也乎

○陸九淵曰燕昭王之於樂毅漢高帝之於蕭何蜀先主之於孔明符秦之於王猛相知之深相信之篤這一般處所不可不理會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臣若水通曰九淵之言引而不發臣以爲上下之道感應而已矣感應之道不可強也其心一也其理一也夫然後能感應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故四君之於四臣蓋相得於感應感應蓋本於一心一理同聲氣者

也易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其可以聲音笑貌為之哉君相之道其深矣可不念乎

○眞德秀曰欲諫其君者必先能受人之諫儻在己則知盡言以諫君而於人則不欲盡言以諫我是以善責君而未嘗以善責己也其可乎哉故為大臣必以群下有言為救己之過而不以為形己之短以為益己而不以為輕己以為助己而不以為異己然後可稱宰相之度矣

臣若水通曰大學云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宰相能正己然後能正君能取正直之言以善乎己然後能進正直

之言以善其君真德秀之言切當矣爲人君
者安得如是之人以爲相哉惟
聖明其留意焉幸甚
○國朝洪武十三年十月
勑四輔官王本等曰自胡惟庸不法之後特召天
下賢才而有司又多泛舉尚書范敏獨能薦卿
等以輔朕朕視卿等皆高年篤厚故九月告于
太廟議立四輔以王本杜佑龔斆爲春官杜斆
趙民望吳源爲夏官惟秋冬官闕以本等攝之
是年自春徂秋災異疊見維秋之暮天氣尚暄
嘗諭本等沐浴致齋精勤國務以均四時本等

奉命盡誠逮立冬朔風釀寒以成冬令嗚呼天其兆吉人乎感應之機如響斯答古三公四輔論道經邦理陰陽順四時其或有乖戾則曰公輔失職蓋人事有不齊則天應之有如此者卿等尚當竭忠誠以勵厥職庶幾感格天心苟在己之誠一有不至則不足以動人況於動天乎可不慎歟

臣若水通曰天道不言以四時之氣而成歲功人君無爲以三公四輔而成治化夫君相法天以爲治感應之機捷於影響誠不可誣也我

皇祖擇名賢以充四輔之官甘共勅諭拳拳責以竭誠勵職以格天圖治得古先王命相之道矣夫人心與天心一也輔相之職在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以順四時所謂心學也夫道者中而已矣中者天理之本體也惟中則和輔相能立中和則心誠矣由是啓乃心以沃君心君臣一心則天地位萬物育陰陽有不理四時有不順者乎故相臣之學在於正心輔君之道在於格心伏惟

聖明留神焉

○洪武二十八年六月己丑

上御奉天門勑諭文武群臣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嗣君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

臣若水通曰天道之所以成歲功者四時五行宣其氣也聖人之所以寧萬邦者三公六卿張其教也職官之設莫善於周未有如秦

漢以來所謂丞相者君不明以獨任相不賢
以擅權治亂不常無足恠者我
皇祖法天爲治高見遠慮超出百王之上乃痛革
丞相而設六部任六卿佐一人而理天下之
務立五府禦西夷以統天下之兵又設都察
院以察六卿之政也設通政司以通六卿之
政也設大理寺以評六卿之斷也又設六科
十三道以糾劾六卿之賢否得失也古之冢
宰今之吏部尚書其職也古之司徒今之戶
部尚書其職也然而周則掌教化今則專理
財賦此其損益也古之宗伯今之禮部尚書

其職也古之司馬今之兵部尚書其職也周
以之統六師平邦國今則掌兵權而兼之五
府則聽調而不得專焉此其犬牙相制其意
深矣古之司寇今之刑部尚書其職也今則
又有都察院大理寺兼審允之焉古之司空
今之工部尚書其職也周之所掌者居四民
時地利今專理營造工作之務焉六部分職
各率其屬如網之有綱如絲之有紀上下相
統內外交應彼此頡頏不敢相壓脉絡相通
體統不紊庶職分理於下大權悉歸於上深
得周官六典之意而尤密焉是以百六十年

來
朝廷無紛更之弊臣宰無專擅之禍上安其政下
保其位如一日是皆
聖祖貽謀之遠也
聖子神孫體
皇祖之心求得其人而已矣
○永樂二十二年九月
仁廟賜少傅兼吏部尚書蹇義少保兼華盖殿大
學士楊士竒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
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金幼孜銀圖書各
一其文曰繩愆糾謬仍諭之曰卿等皆國家舊

臣祗事
先帝二十餘年文事朕於春宮練達老成今朕嗣
位之初軍國之務重須卿等協心贊輔凡政事
有闕失或群臣言之而朕未允或卿等之言朕
有不從悉用此印密疏以聞其毋憚於再三言
之君臣之間盡誠相與庶幾朝無闕政民不失
所而朕與卿等皆不負
祖宗付托之重義等頓首受命

臣若水通曰相者所以佐君以道治天下者
也得其人而任之專則治不得其人與任之
不專則亂治亂之所由分可不慎乎惟我

仁祖有見於此故賜相臣以繩愆糾謬圖書托之
重而信之深無以加矣故得以展其忠誠而
天下可理也其致雍熙之治而爲萬世法者
不有本於斯哉伏惟
皇上法而行之幸甚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
仁宗御西角門閱廷臣誥詞顧謂大學士楊榮等
曰卿三人曁蹇夏二尚書皆
先帝親任舊臣朕方倚卿等自輔凡朕所行卿等
共知其有未善皆當盡言朕觀[illegible]代人主一履
尊位輙惡聞直言雖素所親信亦皆畏威順旨

諛說取容或有忠良時進一言一有不納則退而杜口以圖自全致令人主固循肆志卒至覆敗今朕與卿等當以此爲戒君臣一體始終協心庶幾可以共圖永久因取五人者譜詞

親御宸翰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曰此朕實心卿等勉之榮對曰

皇上聖德之至臣等其敢不勉

臣若水通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志同則政出於一而天下治否則不亦君日亢而臣日諂而生其亂哉仰觀

仁祖委任先朝舊臣親御宸翰君臣之間矢心相

與湯之於伊尹成王之於周公何以異哉不
勞而成光前之治宜矣
聖子神孫其尚取法於斯乎
○
英宗皇帝天資英武益明習政務天下奏牘一一
親覽或有毫末差失便能察見凡有發下裁斷
賢等一出至公
上知其無私委任益隆凡事不肯輕易即出必召
問可否或遣中官來問務得其當然後行是以
政事無大差失法度振舉人心警懼平昔放縱
者莫不收斂中官惟一二耆舊特加重焉其餘

雖寵眷至厚一旦有失節置乎法宥不假借

臣若水通曰孔子論爲政曰敬大臣則不眩

書曰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

辟夫臣有内外性無内外其善心一而已矣

在人主愼擇之也

英宗皇帝外知李賢之公而委任之内擇耆舊之

宦而加重之誠得古人敬大臣正侍從之道

矣蓋大臣者有經綸之道有忠貞之節有休

戚之義其力足以任重其色足以消邪其德

足以變化譬之太陽行空而群陰盡伏也若

夫中官之耆舊老成者其血氣定其閱歷多

其持守正其勳名尊使新進近昵之人皆敬而效之以歸於正以旦夕與人主燕處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尤爲親切如冊所近者之必赤也墨所近者之必黒也然而皆本於輔相之賢矣仰惟

聖明留意焉

聖學格物通卷之七十一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七十二

任將上

○易師貞丈人吉无咎

臣若水通曰此師卦彖辭言人君用師之道六五以柔居上爲人君任將九二以陽剛居下得中爲將兵之主故曰貞曰丈人其餘諸爻皆陰柔爲師之象師者兵衆也貞者師出以正也丈人者老成之人也吉者師出必勝無敵於天下也言得此九二剛中之將則其德老成而行師必得其正乃得吉而无咎也夫師之興實非得已不貞則爲忿爲貪爲驕

非王者之師矣戡亂禦暴師之貞者苟非其人而帥之鮮不敗也得如丈人之德之才授以閫外之寄無憂矣何也師貞足以服衆將賢足以制敵有不戰戰必勝矣吉又何咎焉

○師九二在師中吉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臣若水通曰此爻有貞正丈人之德而爲君所委任者也九二以一陽爲衆陰所歸剛而居下卦之中而六五正應以專任之故有師中錫命之象在師中吉者言在軍旅之中則可蓋古閫外專制之義也王三錫命者言爲

君寵任之專也夫爲將之道德不備則不勝其任任不專則不盡其才皆致敗之機也九二具剛中之德而上應於五其德備矣其任專矣克敵而得吉非倖也王者寵任之心正欲其靖難撫萬邦而懷之也九二可謂得其心而無負矣爲人君任將者可不求中貞之丈人而專任之哉

○師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臣若水通曰六五以陰柔居君位而得中師

出以正而任丈人者也田有禽者田中有禽隼猶國有門庭之寇也利者宜也執言者奉辭也言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如田有此禽則宜奉辭以征討之此師出有名非輕動以毒人者何咎之有長子謂九二陽剛在中爲師之主者也弟子三四也輿尸者師徒撓敗輿尸而歸也夫兵凶器戰危事聲罪致討不得已而用之[illegible]帥之以長子善將將也若使弟子則必致敗[illegible]而輿尸以歸雖行師以正亦凶矣象又釋彖之義言長子之師師者蓋長子以剛居柔得其中行不剛不柔才德之全也若

任之弟子而輿尸者蓋以弟子陰柔不中之人使之爲將非所宜也故其敗必矣夫師旅勝敗吉凶而國之存亡係焉其要在於任將之得人與否爾爲人君者可不愼擇而專任之邪

○豫利建侯行師

臣若水通曰此卦言豫之道建侯行師和悅之大者也豫和樂也以順動而致也逆理則拂人心而不和矣建侯行師必得人心之和可也故豫以建侯藩屏王室惟賢惟能天下樂而從之矣豫以行師除殘去暴救民水火

之中天下悅而從之矣非順動不可也蓋順動則利天下而天下和矣豈有不得天下之和而可以建侯行師邪豈有不順動而可以得天下之和邪故人君之擇將必以順動爲本

○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臣若水通曰此爻因九三當既濟而用剛故發此義以示人也夫人君之德剛主威而柔主愛興師以征不服剛德之著也志於靖難而安民則亦未嘗不愛矣故曰仁義之師也高宗之於鬼方是也鬼方醜虜爲商之患久

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臣若水通曰此詩美尹吉甫北伐成功而見其爲文武全才也輕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佶壯健貌閑閑習也太原地名憲法也夫征伐以車馬爲先車不善而馬不良則其成功也難矣詩言吉甫帥師北伐其車則如輊如軒而車善矣其馬則既佶且閑而馬良矣車善馬良不事窮追而但逐出玁狁至于太原而止蓋由吉甫有文以附衆有武以威敵而文武全才足以爲萬邦諸侯之法矣尚何功有弗成者哉嘗考諸三代而上文

武合而爲一故出則爲將而入則爲相三代而下文武岐而爲二而將相各專其門此古今之所以不同而治道之所以不能復古也

伏惟

皇上欲有事於用將也必求文武兼全者而用之斯爲

國家之福矣

○春秋閔公二年鄭棄其師

臣若水通曰書鄭棄其師譏鄭也何以不譏高克也譏將之者也夫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遠使克將兵禦狄於境

矣征之至於三年之久而後克之功之難成如此故兵非聖人之得已也使復以小人用之則除暴未能先已爲暴也人君其可不慎於將邪

○詩小雅出車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臣若水通曰此勞還率之詩而述其傳命令衆之詞也王周王也南仲大將也方朔方彭彭衆盛貌交龍爲旂此所謂左青龍也央央鮮明也赫赫威名光顯也襄除也夫自古閫

將生事四夷勞費中國者皆起於貪功之心也貪心一萌則利於戰而不利於守故有違天子之命而輕兵縱殺以毒民者矣南仲之爲將也其車則彭彭其旗則央央可利於戰矣而傳命令衆惟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觀其立心惟以守備爲上如驅逐犬羊然使不爲中國患斯 矣豈有一毫貪功之心乎貪心旣忘以全取勝而大功自成眞可謂老成練達得爲將之體者矣朝廷命將出師而得斯人者豈非中國生民之福哉

○小雅六月戎車旣安如輊如軒四牡旣佶旣佶

翺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遂奔陳焉夫人君擅一國之權生殺予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次而莫之恤乎此春秋所以不書出奔以貶克而獨歸咎於鄭伯也然則棄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何也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謀於君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爲哉

○宣公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臣若水通曰此鄭歸生受命于楚以伐宋宋遣華元以禦鄭大棘交鋒宋師敗績宋華元且見獲焉師將敗獲並書于策者何也示兼重之義也夫元帥三軍之司命大衆有邦之基本將不輕於師矣師豈輕於將乎爲人君者當審於用將必丈人之貞吉然後可以遣之不可主以非人間以親信參以剛愎也審於用師必誅暴禁亂之事然後可以用之不可恣其驕兵貪兵暴兵也是故師將並錄所

以示兼重之意爾爲人君者念師衆之重其
於命帥可或輕乎

○禮記月令曰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齋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臣若水通曰孟秋盛德在金金主殺故特命將帥所以順天時也其曰選士使精其能也曰厲兵使利於用也然又於選士之中簡其

桀後而練之又於簡練之內取其有功者而專任之以之征討不義誅暴慢則好惡明矣夫好賢惡不肖者人之同心也如是則遠方之人其有不順從乎此先王順時以命將而用武以順人如此雖然在今日雖承平無事也然天下雖安忘戰則危國有不可不爲之備者矣然則選任將帥必法先王之遺意而後可也

○孟子魯欲使慎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臣若水通曰此魯欲使慎子爲將伐齊取南

陽故孟子謂用兵之法以教習爲務先有以教之而後用之也所謂教者必教之以孝弟教之以忠信入以事父兄出以事長上比之什伍時其簡練於農隙以講武事因田獵以寓訓兵坐作進退之有數攻殺擊刺之有法使同心同德如子弟之衛父兄如手足之捍頭目民有勇而知方計萬全而不失必如是而後用之可也不以此教之而徒驅市人而赴戰無子弟父兄之固結無手足頭目之照應將不知卒卒不知兵以攻則不能取以守則不能固是殃民而使之糜爛肝腦塗地也

如斯人者無不忍之心惻隱之實使在堯舜之世必見誅戮而不以有者也孟子此言雖爲魯將愼子而發實爲當時貪將暴將而發也

○左傳桓公十七年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埸之事愼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

臣若水通曰疆事疆界之事也疆吏魯國守疆之吏也疆埸之事當謹守其一定之疆界而備不虞而已盡其所備寇至則單完去則

守我常逸而彼常勞是以逸待勞禦侮之上
計也何必謁告乎夫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
民干城而制其腹心此邊之所以有將也當
是時魯弱齊强魯不幸而與齊爲疆其戰于
奚疆事也而侵魯疆是曲在齊也書曰惟事
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善乎桓公之告疆吏
所以制勝而待敵者有道矣魯用孔子夾谷
之會而侵田以還則禦侮之道果在人也漢
趙充國守備之法蓋合乎此此可以爲邊將
之法也已

○國語魯語叔孫穆子曰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

不德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以從諸侯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姦慝

臣若水通曰師謂六軍之衆也公謂諸侯爲王卿士者也元侯大國之君也師三軍之衆也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諸侯謂次國之君也有卿有命卿也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無軍無三軍也若元侯有事則令卿帥其所教武衛之士以佐元侯贊佐也無卿無命卿也帥賦帥國中出兵車甲士以從大國之諸侯也征正也慝惡也夫兵師之法咸有

紀律天子之師唯公元侯之師唯卿諸侯伯
子男則帥衛賦以翊贊之是故征伐自天子
出矣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邪慝
無自生也善乎叔孫穆子之知將道矣

○晉語晉文公問元帥於趙衰對曰郤縠可行年
五十矣守學彌惇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也
夫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惇篤者不忘百姓也請
使郤縠公從之

臣若水通曰元帥上卿彌益也惇厚也夫君
必擇將將必知兵行師之大要也不然則以
卒以國而與敵矣若趙衰則知將者也若郤

毅則善將者也夫如是戰何不克人君擇將可不謹乎

○楚語范無宇曰國有都鄙古之制也先王懼其不帥故制之以義旌之以服行之以禮辨之以名書之以文道之以言既其失也易物之由夫邊境國之晁也

臣若水通曰無宇楚大夫也帥循也禮謂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名號也文謂書其名位定其掌主也易物易其尊卑服物之宜也先王疆理宇內必制外以輯内弱末而重本謹邊任將勢若馭馬然必制以義旌以服行以禮

辨以名書以文道以言所以愼重而不敢忽
也苟非其人其爲長城萬里何賴焉
○越語范蠡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
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於人者人之
所卒也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利
臣若水通曰德尚禮讓勇則攻奪德不行然
後用武故曰爭者事之末也卒終也始於伐
人人終害之淫佚放濫也夫天道先春生而
後秋殺聖人法天故先德而後刑夫悖而出
者則亦悖而入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以始
於人人其不卒反之乎若范蠡者始可以將

兵矣使勾踐能用之何至會稽之棲乎而不然此范蠡之所以見幾而去也治天下者尚其鑒諸

聖學格物通卷之七十二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七十三

任將中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吳起者衛人仕於魯齊人伐魯魯人欲以爲將起取齊女爲妻魯人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大破齊師或譖之魯侯曰起始事曾參母死不奔喪曾參絶之今又殺妻以求爲君將起殘忍薄行人也且以魯國區區而有勝敵之名則諸侯圖魯矣起恐得罪聞魏文侯賢乃歸之文侯問諸李克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於是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

臣若水通曰孟子云壯者以暇日脩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夫三綱者軍政之本也起之爲人如此三綱絶矣求大將者可以無父子夫婦之人爲之乎雖百戰百勝有不足恃也文侯用將如此曾是以爲賢乎

○周赧王三十六年樂毅圍二邑三年未下或讒之於燕昭王曰樂毅智謀過人伐齊呼吸之間克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爾非其力不能拔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南面而王爾昭王於是置酒大會引言者斬之遣國相立樂毅爲齊王

毅惶恐不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莫敢復有謀者頃之昭王薨惠王立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曰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齊人惟恐他將來即墨殘矣燕王已疑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毅遂奔趙燕將士由是憤惋不和田單乃身操版鍤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約降燕軍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牛千餘爲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其尾

燒其尾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犇燕軍燕軍大驚視牛皆龍文所觸盡死傷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敗走齊人殺騎刼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叛燕復爲齊齊七十餘城皆復焉乃迎襄王於莒入臨淄封田單爲安平君

臣若水通曰將以忠義爲先燕用樂毅齊用田單皆可謂之得人矣智勇仁信皆忠義之心所發也然單於敗亡之齊得以忠義自遂而全齊毅在盈盛之燕故君聽間而疑此燕齊勝敗存亡之勢所以成也然則人君之於

將其可以間諜動哉

○秦王政三年趙王以李牧爲將伐燕取武遂方城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嘗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爲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輙入保不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匈奴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大破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破東胡單于犇走十餘歲不敢近趙邊

臣若水通曰李牧之爲趙邊將也可謂藏大

智於至愚勇於至怯者可爲萬全之計史稱其爲趙北邊之良將然求之天下豈多得哉雖然亦其君信任之專致然也天之生材何世無之特以時君不能用之爾古之命將者君跪而推轂曰自閫以內寡人主之自閫以外將軍自主之故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後世遣將者能如是乎生殺與奪將能自專制之乎市租之入果能聽其餉勞之用乎至於朝出爲將而夕有議其後者矣必受廟堂之成筭呼吸之間而事機往矣是故雖有頗牧不能用也

○漢文帝十四年上輦過郎署問馮唐曰父家安
在對曰臣大父趙人上曰昔有爲我言趙將李
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毎飯意未嘗不在鉅
鹿也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拊
髀曰嗟夫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吾豈憂匈
奴哉唐曰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
讓唐唐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
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
決於外李牧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
抑强秦南支韓魏今魏尚爲雲中守其軍市租
盡以饗士卒匈奴遠避不敢近塞虜曾一入尚

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陛下賞太輕罰太重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及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悅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

臣若水通曰人君之於將必脩古命將之禮然後軍法行軍法行則無不勝矣文帝徒慕頗牧之名而不求任之之術乃罰及於有功之魏尚其能用頗牧乎然聞馮唐之言即悟而赦尚者此其所以爲漢令主也歟

○文帝後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
雲中烽火通於甘泉長安以周亞夫爲將軍次
細柳劉禮爲將軍次霸上徐厲爲將軍次棘門
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中軍直馳入
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鋭
兵刃彀弩持滿天子先驅不得入先驅曰天子
且至軍中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
聞天子詔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
將軍吾欲入營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
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
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

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改容式車使人稱謝

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群臣皆驚

上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爾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漢兵亦罷乃拜周亞夫爲中尉

臣若水通曰亞夫能守軍法確乎不可拔宜乎文帝之稱善矣或曰然必就其中使三軍之士知尊君親上可也曰夫亞夫與三軍之士所守者天子法也凛乎而不可奪其爲尊君親上孰大焉胡宏云亞夫不學不知道蓋

謂其少愷悌溫潤之氣也邪後曰快快非少
主臣之疑而亡身之禍蓋先兆之矣景帝不
終馭將之道其少恩哉
○漢武帝元光六年匈奴入上谷遣將軍衛青出
上谷公孫敖出代公孫賀出雲中李廣出鴈門
各萬騎擊胡衛青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
孫賀無所得公孫敖李廣皆爲胡所敗唯青賜
爵關內侯青雖出於奴虜然善騎射材力過人
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衆樂爲用有將帥
材故每出輙有功天下由此服上之知人
臣若水通曰甚矣史之好以成敗論人也元

光禦邊四將當以李廣爲首而青次之廣爲名將而數奇是以所向無功故夫成敗者数也安可遽以此論人而以青之有功爲武帝知人之明哉

○漢元帝竟寧元年三月甘延壽陳湯旣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爲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倖生事於蠻夷爲國招難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久之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寡之首猶

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今康居之國疆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於是天子下詔赦延壽湯罪勿治令公卿議封焉封延壽爲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

臣若水通曰御將之道當求可通行無弊之法而不爲不可繼之事也春秋譏遂事甘陳之事功過當相準省費成功僅足以贖矯制之罪此所謂通行之道也劉向以方李廣利奉命之師以費多寡而論優劣是以利害而

蔑義理非其倫矣夫以義而論事則人爭競於義所謂懷仁義以事其君也以利而論事則人爭競於利所謂懷利以事其君也利害相尋其有極乎此所謂不可繼之道矣臣衡之論爲近之矣後之取將者其毋以功利求之哉

○漢帝玄更始二年蕭王以河內險要富實欲擇諸將守河內者而難其人問於鄧禹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蕭王謂恂曰昔高祖留蕭何守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當給足

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渡而已

臣若水通曰孟子云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光武方聞鄧禹之言即任寇恂而無疑者何耶不已易乎孔子云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光武審在於擇禹之曰故信禹之所信爾用將之效擬於高祖宜哉

○漢光武建武十五年十一月使騎都尉張堪領杜茂營擊破匈奴於高柳拜堪漁陽太守堪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

臣若水通曰邊將以備守爲上而戰勝次之堪之禦匈奴猶李牧充國也始而擊之安郡

界而已而其中也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爲自守之計爾雖無斬獲之功而以萬全取勝矣卒之八年之久邊塵晏然豈非老成持重自足以却敵也邪噫誠得若人而布之閫外君天下者豈復有北顧之憂乎

○漢明帝永平十八年司馬耿恭爲戊校尉車師叛與匈奴共攻耿恭率厲士衆禦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煑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卒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單于知恭已困遣使招恭恭誘其使手擊殺之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

臣若水通曰恭之爲將神箭以懼虜拜井而

得泉孰不以爲幸也及觀夫推誠而得士卒之心固守而拒單于之圍則平日之恩信洽人已深而忠貞之節又瀕死而弗易所以增漢之威而破敵人之膽者豈無所自耶謹書之以爲邊將者之法

○漢和帝永元四年護羌校尉鄧訓卒吏民羌胡旦夕臨者日數千人羌胡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爾前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至空城郭家家爲訓立祠

臣若水通曰禽獸異類能啄噬人者也猶有

使之馴者恩育之爾夷狄亦人類也孰謂鷙
桀之性終莫得而柔化之邪觀鄧訓之没而
羌胡之感可知矣雖然家爲立祠訓之威德
生絞素服人心雖亡猶存也噫安得將如訓
者數十人以守四夷哉

○晉武帝泰始八年羊祜歸自江陵務脩德信以
懷吳人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出軍
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
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
爲晉兵所得者皆送還之於是吳邊人皆悅服

臣若水通曰羊祜之鎮南夏也埀大信於南

服傾吳人於江渚賢如陸抗猶有不戰而服之語則其平吳之功不在於鮮縛焚櫬之日而已預卜於償絹歸獸之先矣及其成功弗居幅巾閭巷雖古之名將何以加此哉

○晉愍帝建興元年祖逖居京口糾合驍健瑯邪王睿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逖將部曲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起冶鑄兵募得二千餘人而復進

○元帝大興三年秋七月詔加祖逖征西將軍逖與將士同甘苦約已務施勸課農桑撫納新附

雖踈賤者皆結以恩禮

臣若水通曰遜之慷慨忠義見於渡江之曰然銳氣頗凌邁矣及鎮雍丘勇智恩信結於士卒雖古名將何以加焉氈裘之心已寒華夏之氣舒矣雖石勒勇畧猶知畏避況其他乎使天假以年則中原之地二帝之讐可一洗而復之矣卒之怏怏發病而死豈非才有餘而量不足哉

○晉成帝咸和九年六月太尉長沙公陶侃在軍四十一年明毅善斷識察纖密人不能欺自南陵迄于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

臣若水通曰明則有智毅則有勇斷察則有謀三者皆將道也侃以國之良臣鎮西南重地其威信服人數千里道不拾遺巍然國家之干城矣江左之安非賴此邪

○晉哀帝興寧三年燕太宰恪爲將不事威嚴專用恩信撫士卒務綜大要不爲苛令使人人得便安平時營中寬縱似若可犯然警備嚴密敵至莫能近者故未嘗負敗

臣若水通曰爲將者在得士卒之心而已武王三千同心同德德以孚之信以結之而士心得矣郤縠說禮樂敦詩書卒能勝楚於城

濮祭遵雅歌投壺從容軍旅亦能助漢於中
興恪不事威嚴然警備嚴密敵莫能近此其
不徒寬者矣

○隋文帝仁壽二年皇太子問於賀若弼韓擒虎
史萬歲皆稱良將其優劣何如弼曰楊素猛將
非謀將韓擒虎鬬將非領將史萬歲騎將非大
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惟殿下所擇
弼意自許也

臣若水通曰太子煬帝廣也太子之問將非
所問矣而弼之對非所對矣盖爲將之道才
德兼備然後可稱也剛中而應行險而順易

之稱爲丈人者此將之道也曰猛曰鬪曰驕
將於人可也以之而將人則敗矣夫豈得謂
之將乎介冑之士能稱者寡矣間有之亦偏
裨之材爾人君之用將何所取哉不得已取
諸公卿之賢者可也昔太公爲相實兼司馬
周公冢宰亦主東征文武一也將相豈有二
乎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十二月岑文本上疏以爲
高昌昏迷陛下命君集等討而克之不踰旬日
並付大理雖君集等自掛網羅恐海內之人疑
陛下唯録其過而遺其功也臣聞命將出師主

於克敵苟能克敵雖貪可賞若其敗績雖廉可誅是以漢之李廣利陳湯晉之王濬隋之韓擒虎皆負罪譴人主以其有功咸受封賞由是觀之將帥之臣廉慎者寡貪求者衆是以黃石公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急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伏願錄其微勞忘其大過使君集重升朝列復備驅馳雖非清貞之臣猶得貪愚之將斯則陛下雖屈法而德彌顯君集等雖蒙宥而過更彰矣上乃釋之

臣若水通曰侯君集討高昌之功足以掩過

太宗因卒文本之言釋之乃八議之法而我
國家之於武臣功罪亦許相準至於文本使貪
要之不可以爲訓也夫世之以貪而窮黷以
貪而妄殺以貪而敗績以貪而失紀律者多
矣豈聖人任將之道哉

○貞觀十五年十二月以李世勣爲兵部尚書世
勣在并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服上曰隋
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惟
置李世勣於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爲長城豈不
壯哉

臣若水通曰兵法貴嚴故威克厥愛允濟世

勣在并令行禁止威嚴所致也民夷懷服而
國家無西顧之憂太宗稱之為長城矣然而
不學無術徵臨大節不可奪之義反與許李
同比倡武氏之亂幾絶唐祀所謂長城固如
是乎

○唐高宗儀鳳三年太學生宋城魏元忠上封事
言禦吐蕃之策以為理國之要在文與武今言
文者則以辭華為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則以
騎射為先而不及方畧是皆何益於理亂哉故
陸機著辨亡之論無救河橋之敗養由基射穿
七札不濟鄢陵之師此已然之明效也古語有

之人無常俗政有理亂兵無彊弱將有巧拙故
選將當以智畧爲本勇力爲末今朝廷用人類
取將門子弟及死事之家彼皆庸人豈足當閫
外之任李左車陳湯呂蒙孟觀皆出貧賤而立
殊功未聞其家代爲將也夫賞罰者軍國之切
務苟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以致理
議者皆云近日征伐虛有賞格而無事實蓋由
小才之吏不知大體徒惜勲庸恐虛倉庫不知
士不用命所損幾何黔首雖微不可欺罔豈得
懸不信之令設虛賞之科而望其立功乎
臣若水通曰選將以智畧爲本智畧者所以

求必勝之道也行師以賞罰爲先賞罰者所以勵必死之士也若選將而以將門是未嘗選將也賞罰而無實事是未嘗賞罰也豈任將之道哉宋城魏元忠之言豈可謂諸生不識時務者哉欲知行師者宜考焉

○唐高宗永淳元年突厥餘黨入寇幷州薛仁貴將兵擊之虜問大將爲誰應之曰薛仁貴虜曰吾聞仁貴流象州死久矣何以紿我仁貴免胄示之面虜相顧失色下馬列拜稍稍引去仁貴因奮擊大破之

臣若水通曰仁貴驍勇冠軍發三矢而定天

山提卒二千而降四十城其威信服於虜也
久矣所以鋒鏑未交而聲名自足以奪敵人
之氣向使流死象州則何以致肅宗之畏遁而
其爲禍於國家者可勝道哉然則名將者天
下之所屬心而安危之攸係也爲人君者愼
無輕黜之焉

○唐玄宗開元元年六月幽州大都督薛訥鎭幽
州二十餘年吏民安之未嘗舉兵出塞虜亦不
敢犯

臣若水通曰邊將之道以鎭靜爲上喜功好
大將斯爲下矣訥性沉勇綽有父風當夫欒

河覆没白衣從軍好大喜功之意消矣所以
幽州鎮静之久內以撫民外以却敵開元之
盛邊釁不生未必非訥之功也爲邊將者幸
取法於是焉

○玄宗天寶四載二月以王忠嗣爲河東節度使
忠嗣少以勇敢自負及鎮方面專以持重安邊
爲務常曰太平之將但當撫循訓練士卒而已
不可疲中國之力以邀功名邊人以爲自張仁
亶之後將帥皆不及

臣若水通曰忠嗣撫循訓練邊將之上策也
疲中國力以邀功名此邊將之大患也斯言

可以為萬世守邊者之勸戒矣夫以忠嗣策石堡之得不當所亡高馬直以空虜資論祿山之亂有萌可謂深謀矣而復能韜潔弓於不用以鎮靜安邊世號名將宜也然亦不免於讒其亦工於謀國而拙於謀己者耶豈天不欲福唐使玄宗擯干城而生厲階也哉

○唐肅宗乾元元年九月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帝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明年三月九節度之師六十萬潰於相州

臣若水通曰范祖禹云夙沙衛殿齊師殖綽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夫以諸侯之師使閹人殿之猶以爲辱况天子之師而使宦者爲之主帥乎臣謂大將得其人則有師中丈人之吉而無弟子輿尸之凶矣故傳曰將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而以親信剛愎者參焉則敗其肅宗之謂乎夫以李郭元勲難相統屬爲肅宗計者命二人率各偏裨分道并進踦角同功腹背交敵則慶緒當束手就擒矣奈何謬以宦者主之卒使李郭不世出之將六十萬之衆牽制于朝恩心德離渙潰于相

州非肅宗大棄其師乎噫可以爲戒矣

○唐代宗永泰元年十月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子儀欲挺身往說回紇遂與數騎開門而出回紇大驚子儀免胄釋甲投槍而進諸酋長皆下馬羅拜曰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

臣若水通曰兵貴乎先聲將貴乎重望蓋以其平素所養自足以先服乎敵心是以能却敵也當夫二虜內侵涇陽累卵子儀單騎至壘免胄一示而敵人逡巡莫敢爭鋒是豈一朝一夕之能將所辦哉宜乎功塞天地而哀榮終始垂之萬世爲將相之師表也

○唐德宗貞元八年八月陸贄上言以邊儲不贍由措置失當蓄斂乖宜其畧曰所謂措置失當者戍卒不隷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鎮亘千里之地莫相率從緣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有寇至方從中覆比蒙徵發赴援寇已獲勝罷歸吐蕃之比中國衆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由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衆合并而我之部分離析故也

臣若水通曰古之命將者跪而推轂曰閫以

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故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所以戰無不克而功無不成也德宗之世每有寇至方從中覆其有專制之權乎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其有由將之專乎命將之制不脩則軍法之令不行其不敗而有成功者鮮矣噫斯弊也自唐以來非一日矣陸贄此疏真可以爲後世命將者之戒矣豈獨可用於德宗之世而已哉

○德宗興元元年五月帝使謂陸贄曰渾瑊李晟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朕欲遣使宣慰卿宜

細審條疏以聞贊以爲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況今秦梁千里兵勢無常遥爲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羈礙難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感悅贊上奏其畧曰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捨相礙否藏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又曰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筭與臨事有異又曰君上之權特異臣下唯不自用乃能用人

臣若水通曰古之制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

是以能成功傳曰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德宗多疑贄之言反復詳盡而歸要於自用之一言深切而著明矣范祖禹曰師之道在擇人而委任之不可以牽制也而人君常欲權在於巳或不欲歸功於人將在外而以君命制之兵從中御未有能成功者也盡之矣贄之言旣入會未踰月而諸將奏凱京師克復贄之言於是驗矣盖李晟渾瑊仲山甫之流也贄之内相其張仲孝友也哉

○唐宣宗大中五年春正月上頗知党項之反由邊帥利其羊馬數欺奪之或妄誅殺党項不勝

憤怨故反乃以右諫議大夫李福爲夏綏節度
使自是繼選儒臣以代邊帥之貪暴者行日復
面加戒勵党項由是遂安福石之弟也

臣若水通曰邊境之不寧以將帥之貪暴也
將帥之貪暴由於武夫之不學也故人君爲
邊境長遠之慮者當以儒臣之賢有文武兼
備者爲之則文能附衆武能威敵貪暴遠而
邊境靖矣宣宗選儒臣以代邊帥之貪暴者
而党項遂安是其驗也我
國家選用儒臣以爲各邊總制正用此道矣然
以一時人材之盛豈無文武吉甫者乎仰惟

聖明留意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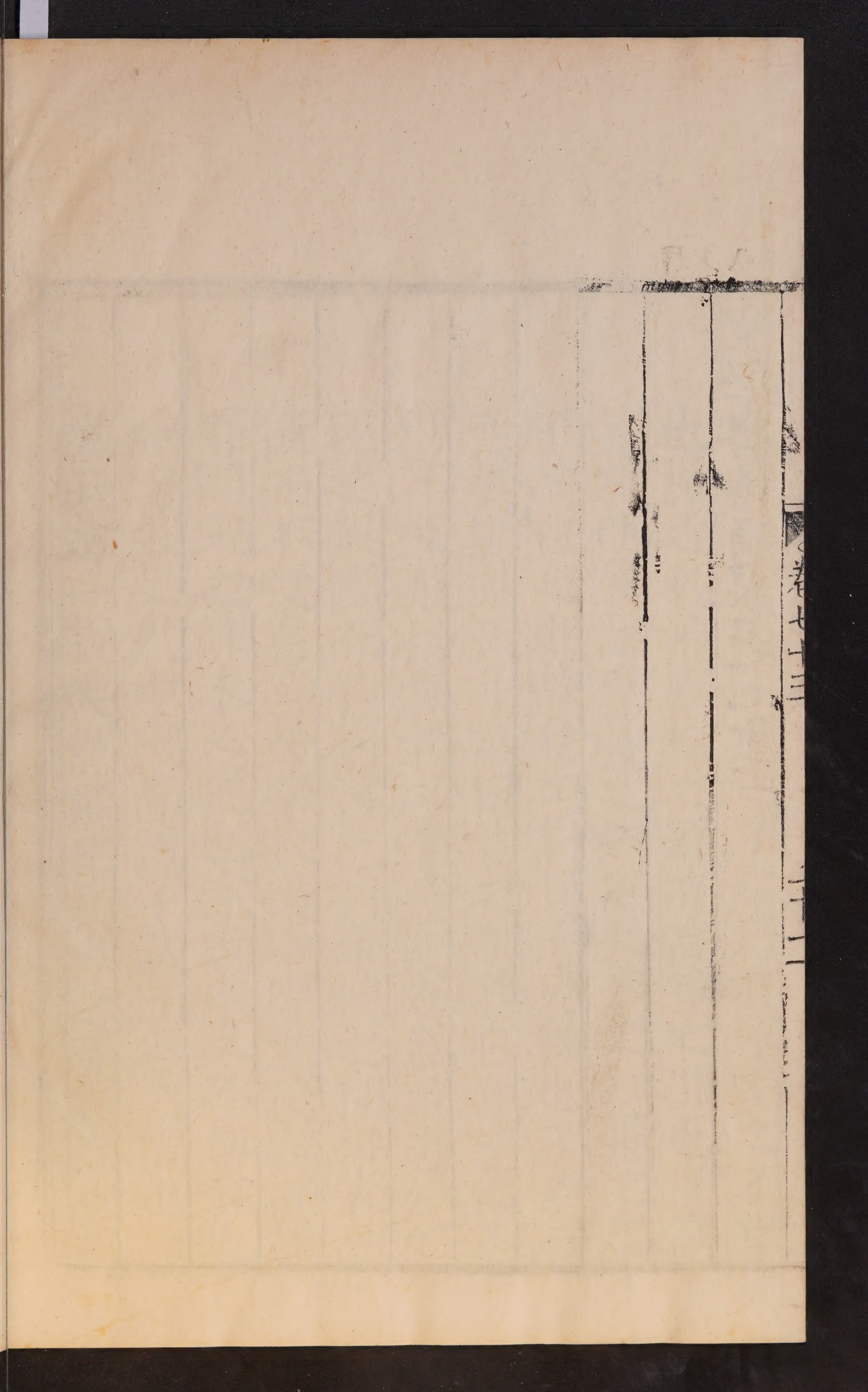
○宋高宗紹興十一年十二月秦檜殺故少保樞密副使武昌公岳飛飛事親孝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耶却不受玠益敬服帝欲爲飛營第飛辭曰金虜未滅何以家爲或謂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臣若水通曰岳飛者所謂才德兼全文武具備者也故一皷而破楊么使遂長驅而北則中原可復矣而秦檜殺之遺千載無窮之恨

也飛之被殺固飛之不幸乃亦宋室之不幸
也檜之殺飛固檜之罪亦高宗之罪也使高
宗剛明獨斷察檜之奸而必去之知飛之忠
而專任之則故物可計日而克復也不幸而
至於斯非天乎或曰古之制將在軍君命有
所不受飛祄爲將必有命辭也爲飛者知奸
臣之誤國而必將害己引命將之制拜表陳
情而不受召必長驅收復中原然後歸而請
罪則宋之祚未必絶也宗廟未必不血食也
胡虜未必亂中國而遺千載所無之禍也臣
謂此亦一說矣然飛事親孝故事君忠豈忍

爲是哉

聖學格物通卷之七十三



聖學格物通卷之七十四

任將下

○班固白虎通曰大夫將兵必不御者欲盛其威使士卒一意繫心也故但聞將軍令不聞君命也

臣若水通曰將權惟其重而已將將惟其賢而已蓋必將大夫所以尚賢也不御盛威所以重其權也權重故士卒一心是故聞將命不聞君命所以一其心也心一則無敵於天下矣武王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其斯之謂乎雖然使之一心於

將者乃所以一心於君也後之人君必求一心之將以專任之而勿疑哉
○陸贄告德宗曰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須其色甲兵籍其人參佐要君干士馬用若干資糧其處置營其時成績始終要領悉俾經綸於是觀其計謀校其聲實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行則當退之於初不宜貽慮於其後也若謂志氣足任方略可施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其間也是以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而命之曰自閫以外將軍裁之又賜

鈇鉞示令專斷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誠謂機宜不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克敵之功者也自頃邊軍去就裁決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失遂令分閫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意衰

臣若水通曰古之將將之道始焉擇之精既焉任之專夫選惟精則我之志不疑任惟專則彼之權不撓不然則上失其所以待將之道下無以盡其為將之才而衛內捍外之功

不可與矣唐之中葉回紇吐蕃出没無常有
一子儀辛而成功猶未能以盡用也況其他
乎若德宗猜疑之心固非任將之道也矧有
權臣如延齡在内而大將能立功矣乎其能
免乎是故咫尺長安而不得見李懷光始有
負功而叛者矣嗚呼此固陸贄拳拳之意也
○宋儒程頤上河東帥書云自古乘塞禦敵必用
驍猛招徠撫養多在儒將
臣若水通曰後世學絶士無文武全才然必
有豪傑之士出乎其間也人君苟得將之儒
者而用之則招徠撫養有道皆自其學問心

得中來也故升陑之師必在一德之賢矣舍儒將則不可程頤之言豈非真見哉

○范祖禹曰昔周宣王任賢使能吉甫征伐於外而王之所與處者張仲孝友也夫使文武之臣征伐而左右前後得正良之士善其君心則讒言不至而忠謀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苟使憸邪之人從中制之則雖吉甫無以成其功宣王能復文武之業以致中興者內順治而外威嚴也

臣若水通曰將之無成功者必將非其人也將得其人矣而又無成功者相之不賢也內

外之不一也故有吉甫于外必有張仲于内然後可成中興之功内外一德一心而功不成者未之有也雖然亦本於宣王之心之賢爾惟君之賢而後能擇相能擇相而後能用將不然則秦檜在内雖有岳飛之賢將非但不能用爾殺身敗國之禍至矣可不戒哉

○楊時上欽宗皇帝疏其畧曰臣嘗論姚古逗遛當以軍法從事久未嘗施行今太原圍閉累月危急甚矣訪聞大兵尚在威勝軍無一人一騎入太原境者唯范瓊不受姚古節制獨能引兵稍前則諸將逗遛古實爲之也柰何惜姚古不

誅坐視要重之地而不救乎

臣若水通曰語云小不忍則亂大謀時之論姚古是矣姚古知逗遛在軍法所必誅所以然者忍爾欽宗知姚古之不誅則人不效死是無太原重地也所以不行誅者亦忍爾自古之興亡多矣而未有如宋之慘者忍爾如人之患毒疽與命關者也潰之則痛而可生不潰之則忍而必死宋之以禮義而興宜多歷年然都汴則立國已弱當盛之時北遷關中則猶可延祚而不能者忍爾夷狄漸處中國而不去及其盛而各據又不能決戰乃南

遷而都杭又忍而不决戰主和議岳飛諸賢
且受禍焉是又不忍又遷閩遷廣隱忍以死
其禍毒矣如疽之大潰而不可救以死自古
亡天下未有如是之慘者也噫可以爲萬世
戒矣

○楊時擇將劄子有云宜令兩制而上各舉所知
堪爲將帥者有智勇足以敵愾待暴久沉下僚
未爲世用者令監司郡守皆得以名聞或自負
材武不爲人知者亦使得自陳詢事考言有可
採者不次用之則鼓刀販繒之傑必有爲時而
出者未嘗求之不可謂天下之廣咸無其人焉

此尤宜留意也

臣若水通曰知人惟難而知將材者爲尤難夫以趙括讀父書而人莫能難之及將兵而致敗則將材可以易知乎楊時請令兩制而上各以沉於下僚者上聞是欲嘗試之事也又令自負材武而人不知者得自陳是欲自審於己也二者無遺策矣雖然唐虞任官總言九德至於徂征有苗乃勤儉之禹也將才之選豈在他求哉

○真德秀曰古之用武者不急於治兵而急於擇將將之勇怯兵實係焉故天下無必勝之兵而

有不可敗之將

臣若水通曰將也者三軍之司命也兵非可必勝者也全兵固守以活三軍之命者將之能也故兵以十全爲上知其可戰不可戰而已此理勢之可必者也人君之於將求得如是之人而用之則萬全常勝之勢可保矣

○國朝乙巳春

太祖御奉天門與劉基論用兵謂基曰克敵在兵而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其人則兵必敗是以兩軍之間決死生成敗之際有精兵不如良將基對曰臣荷

聖上厚恩得侍左右每觀廟算初謂未必皆然及
至摧鋒破敵動若神明臣由是知任將在上將
之勝不若主之勝也然臣觀
陛下常不拘古法而勝此尤所難也乃謂之曰兵
者謀也因敵制勝豈必泥於古哉朕常親矢石
觀戰陳之事闔闢奇正頃刻變化猶風雲之無
常勢要在通其變爾亦何暇論古法邪
臣若水通曰後世之談兵者不過坐作進退
之節擊刺攻守之宜此其迹也臣恐探本之
論不如是也何者克敵在兵制兵在將而任
將則在君也是故明君慎擇其將而已矣將

而發也則呼吸之間變態百出如疾風之飄急如迅雷之過耳用正用奇如鬼神之莫測安用夫六韜三畧之舊哉韜畧者無乃講於平時以開發吾之聰明者爾聰明在我則視聽隨寓而用豈可定哉

聖祖諭劉基之言可謂不泥於迹而獨能用其神者矣

○乙巳八月

太祖皇帝命中書左相國徐達爲大將軍平章常遇春爲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伐張士誠集將佐諭之曰自大亂以來豪傑並起所在割據稱名

號者不可勝數江南亂雄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衆數十萬吾介乎二人之間相與抗者十餘年觀二人所爲其志豈在於民不過貪富貴聚淵藪刼奪寇攘而已友諒敗滅獨士誠據有浙西北連兩淮恃其彊力數侵吳之疆場賴諸將連歲征討克取兩淮之地今惟浙西姑蘇諸郡未下故命卿等討之卿等宜戒飭士卒毋肆虜掠毋妄殺戮毋發丘壟毋毀廬舍聞張士誠母葬姑蘇城外慎勿侵毀其墓汝等毋忘吾言諸將帥務在輯睦勿縱左右欺淩軍士凡爲將之功必資士卒善撫恤之大抵

克敵者必以成功為效樹德者必以廣恩為務

卿等勉之諸將皆再拜受命

臣若水通曰孟子之於梁襄王既告以定于一又告以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觀

皇祖命將出師以妄殺為戒其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乎其平一天下宜矣

聖諭曰克敵者以成功為效樹德者以廣恩為務群雄刼寇戡定禍亂非所謂克敵乎曰毋發丘壠毋毀廬墓務在輯睦非所謂樹德乎克敵者義也樹德者仁也以仁義之師為弔伐之舉此所以不嗜殺而除民虐應天命而一

天下也歟

○吳元年十月命徐達爲征虜大將軍常遇春爲征虜副將軍率甲士二十五萬由淮入大河北取中原謂達曰閫外之事汝實任之茲行必自山東次第進取山東古云十二山河之地師行之際須嚴部伍明分數一衆心審進退之機適通變之宜使戰必勝攻必取我虛而彼實則避之我實而彼虛則擊之將者三軍之司命立威者勝任勢者强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吾嘗與諸豪傑並驅觀其取敗者未有不由威不立而勢輕也汝其愼之

臣若水通曰此我

聖祖諭徐達常遇春北征中原之言其要在於識虛實其道在於壯威勢而已進退之機變通之宜所以運用乎此者爾此誠萬世將帥決勝萬全之術也後之爲將者不可不取法於斯焉

○洪武三年六月以大都督府都督僉事張溫兼陝西行都督府僉事溫先從大將軍攻蘭州有功及是入謝

太祖諭之曰蘭州之捷可謂奇功夫將帥之道有功不伐則功益顯恃功驕恣則名益隳故仁者

不矜其功而智者克成其名仁智兼全所向無敵若之仁智雖有勇士百萬不足恃也古者仁智之將撫摩安輯見情達變坐而制勝以樹勳立名於當時者國家莫不倚重之功名始終萬古不朽其悍驕恣橫之人雖能成功卒至敗亡者蓋勇有餘而仁智不足也古稱高而不危滿而不溢又曰功蓋天下守之以謙爾能守此爲戒則可以長保富貴矣

臣若水通曰書云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夫功名之際難於保終也才有餘而德不足者鮮有不敗矣是故仁智也者保其位者也我

太祖高皇帝之諭張溫而及於此焉實將帥保功
名之藥石也後之爲人臣者固當自保其終
而爲人君者亦當保臣之終焉

○洪武六年

上以大將軍徐達等久出師遣使齎勑諭之曰凡
賢人君子不以勤怠異其始終不以富貴忘其
艱難卿等與朕平定天下勳業已成而瑣瑣殘
胡不能盡討致連年出師勞民擾衆孰任其咎
朕姑爲爾言之今駐師去處皆有房宇妻妾身
雖在外實同家居一也肥馬輕裘縱意馳騁不
知下人饑寒之憂二也燕樂玩愒因循苟且不

能諜事三也軍士連年暴露披堅執銳朝夕不息意圖決勝爾又失算卒無成功四也昔田單攻狄久之不下問計於魯仲連仲連曰將軍在即墨時飲食起居與士卒同身先於士所以獲生而取勝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虞黃金橫帶馳騁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卿等皆起布衣一旦至此遂忘昔日之艱難豈不犯仲連之誚乎卿等宜益懋其功以副朕懷

臣若水通曰冊書之戒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臣謂敬者天理之公怠者人欲之私公

私係於一念之微爾惟能敬則有憂勤惕厲之心而無怠惰荒寧之氣功以之崇業以之廣何所爲而不成也

皇祖與大將軍諸臣平定天下勳業已成而殘胡尚未盡討譬之爲山九仞而功虧一簣也所以然者敬於始而怠於終爾

皇祖責以四失起病之藥石也所以作其敬儆其怠御將之道至矣詩曰執競武王無競維烈

我

皇祖以之

○洪武十七年二月庚戌

上與翰林院侍講學士李翀等論武事翀曰用兵
重在任將
上曰任將之道固重然必任之專信之篤而後可以成功昔齊用司馬穰苴魏用樂羊可謂任之專信之篤故皆有功若唐肅宗用魚朝恩憲宗用吐突承璀爲監軍使諸將掣肘以致敗事者是任將不專信之不篤故也翀曰惟
陛下聖明深知此失
上曰將必擇有識有謀有仁有勇者有識能察幾於未形有謀能制勝於未動有仁能得士心有勇能摧堅破銳兼是四者庶可成功然亦在人

君任之何如爾

臣若水通曰御將之道有二曰專任曰篤信而已爲將之道有四曰識曰謀曰仁曰勇而已爲將之道在乎臣而御將之道在乎君此

皇祖之見萬世不易之論也若非有善御之君則雖有識謀仁勇之將車載斗量不能用也仰

惟

聖明銳意文德不忘武備必脩古遣將之法專閫外之制則可謂任之專矣遠讒間之口安展布之心則可謂信之篤矣能斯二者則穰苴樂羊豈無復見於今乎

○洪武二十四年十一月丙申宋國公馮勝涼國公藍玉等遣使入奏請勤兵巡邊就討西番之未附者

上遣使報之曰朕觀天象未利征討慎勿輕舉爾勝及左副將軍傅友德宜還京師玉率諸將駐陝西訓練士馬且多市馬爲武備待其有釁而後取之朕當有後命也

臣若水通曰兵者所以行征伐也征也者所以討人之不正也此我

聖祖所謂待其有釁而後取之者也無釁而動是謂貪兵不但戕民之生抑以害民之財先王

耀德不觀兵蓋以此爾我
聖祖養靜待動之策誠得聖人用兵之道矣兵不
濫用則食之者寡而君民之財足矣人君苟
不體認於一念之間防乎欲以存乎理其不
玩兵而害財者幾希矣
○洪武三十年正月命長興侯耿炳文為總兵官
武定侯郭英為副征陝西及甘肅選精銳步騎
巡西北邊以備胡寇
上諭之曰帝王之治天下務安民也今海內無虞
民固安矣然邊境之備不可廢弛爾其竭力以
副朕心凡有寇盜即殄滅之俾邊民樂業則朕

汝嘉

臣若水通曰邦賴民以守民賴兵以衛兵雖
所以安民亦或至於害民也我

皇祖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以義用兵以存心及

命將備邊乃拳拳以弭盜安民爲誠此邦本

之所以固而天命之所以永也若秦皇黷武
以至危亡漢武窮兵不免虛耗亦獨何哉

○本朝凡軍器專設軍器局軍裝設針工局鞍轡
設鞍轡局掌管時常整點若有缺少隨即行下

本局計料委官監督定立工程如法造完進納

内帑遇有關支奏聞支給其外藩府州縣呈禀成

造具奏行下依式造完支撥若各處有司歲造之數起觧到部辨驗堪中送庫交收有不堪者坐監造者以罪其各邊軍器弓有二等曰二意角弓曰交阯弓鎗有二等曰魚肚鎗曰蘆葉鎗刀之制有馬軍鴈翎刀步軍腰刀將軍刀凡三等又有馬軍又黒漆銃子箭紅油團牌等器械若夫甲冑則有水磨頭盔水磨鎖子護項頭盔紅漆齊腰甲水磨齊腰剛甲水磨柳葉剛甲水銀摩挲長身甲併鎗馬赤甲之類

臣若水通曰此

國朝軍器之制也夫征伐以將卒爲先將卒以器

械爲命一有不備備而不美雖有良將勇兵

亦無如之何矣是故我

朝於軍器極加意焉然歲久而事弊生器械不備

備而不美者多矣何以壯士氣哉書曰詰爾

戎兵又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在

今日所宜戒飭焉者也

聖學格物通卷之七十四終

